



惊雷

JING LEI

百花文艺出版社



惊雷

上

黑龙江省双城县革命委员会联合创作组集体创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京字801部队

王忠瑜 陈根喜 谢 树 执笔

百花文艺出版社

惊 雷

上 册

黑龙江省双城县革命委员会 联合创作组集体创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京字八〇一部队

王忠瑜 陈根喜 谢 树 执笔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7 字数312,000

1975年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2版 第2次印刷

印数 27,001—62,350

内 容 说 明

长篇小说《惊雷》，通过对华北地区一个农业生产大队，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展现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并获得了巨大胜利的描写，热情地歌颂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一光辉文件，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次指明了方向。工作队指导员石江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任全柱，坚决贯彻《二十三条》的精神，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错误路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暗藏的阶级敌人，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最后，终于排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扰，战胜了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打退了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作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塑造了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英雄群像，其中，着重刻划了工作队指导员石江的英雄形象；内容气势磅礴，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再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波澜壮阔、丰富多采的斗争生活和前进的步伐。

本书篇幅较长，分上、下两册出版。

第 一 章

严冬即将过去，万象更新的春节就要到来了。

早晨，桔红色的朝阳在东方吐艳的时候，给绵亘在华北平原上的太行山，染上了一层金黄，象一座气势雄伟的玉石屏风，耸立在西方。平原上那一望无际的土地，象一块绛色的绒毯，上面缀满了翠绿色的麦地、林立的工厂，以及人烟稠密的村落、城镇，从雄伟的太行山麓，直铺到浩瀚的渤海之滨。平原的上空，有一层淡淡的紫雾在飘动，一时鸟飞鸡鸣，人欢马跃，车轮滚滚，汽笛长鸣……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瑰丽、雄伟的图画；说明建设社会主义的勤劳、战斗的一天又开始了。但是，在那尖厉而干冷的西北风吹过时，随着树木、山岭发出的呜呜的呼啸声，从入冬以来缺少雨雪的土地上卷起了阵阵的尘沙，它使人们预感到这将是一个干旱的春天。

这时，在太行山下不远，从通往一个一百多户人家村庄的村头大道上，走来一个三十多岁的身材魁梧的人。这个人身披一件褪了色的棉军衣，头戴一顶已经洗得发白的单军帽，宽宽的肩膀，红红的脸膛，两道剑眉，一双明亮的大眼，在一派英武的战士神气中，透出几分庄稼人的诚朴淳厚的神情。他冲破西北风卷起的尘沙，迎着朝霞，径直地走上了横亘在村前不远

的一道沟渠的堤坝上。他两手叉在腰间，挺胸昂首，放眼向四周环视：在高山和平原相连接的这片土地上，当中横贯着一条干涸了的大道沟，沟的旁边鼎立着三个自然村，共有二百多户人家，八百多号人口，自然地组成了一个农业生产大队——小南庄生产大队。

座落在大道沟南沿的，是第二生产队，地名叫小南庄。大队办公室便设在这个村里。这个生产队有八十多户人家，小南庄生产大队就因它而得名。和它隔沟相对的村子叫小北庄，是第一生产队，有着一百来户人家。顺着大道沟向西伸延五、六里地，便进入了太行山区的一个名叫龙头山的山谷，小南庄大队最小的第三生产队——只有四十几户人家的高杨村，便座落在这个树木丛密的狭长的山谷里。从龙头山谷里蜿蜒而下的大道沟，相传在一百年前，曾是进入山西省的一条通驿大道，行人车马，络绎不绝。只是由于沧海桑田的变迁，这条大道便逐渐地变成了龙头山谷排泄山洪的山涧了。它东下数十里，注入了滹沱河。如今，山涧已经干涸，实际上是有雨成河，无雨是路的一条干沟。

现在巍然挺立在这条大道沟堤坝上的这个人，便是小南庄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任全柱。

任全柱对这块养育着自己的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热爱这里的村庄，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他了解这里的每一个人……他放眼望去，那远远地掩隐在龙头山谷里的高杨村，此时上空浮动着一片白色的炊烟，从那里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凿石声和熙攘的人声，显出一股热气腾腾的火热劲头。这使任全柱心里感到激动和欣慰。他知道三队的社员们，已经又开始了他们开山凿渠的战斗了。而近前，就在他站立的大道沟

北岸的第一生产队，现在也正是炊烟四起，人声沸腾，一伙一伙的男女社员，已经拉着小车，挑着粪筐，缕缕行行地在往地里送粪了。他知道一队的社员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中是从不甘心落后的。任全柱不禁心神振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赞叹道：“好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啊！”

可是，当他看到大道沟南岸的第二生产队，在这早晨的大好时光里，出工的人们显得有些疏疏落落时，不禁皱了皱眉头，由此使他又想到目前大队里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的形势，再加上最近已经显露出来的严重旱象，心里感到沉重起来。

“再也不能任他们这样搞下去了，为了对党负责，对群众负责，要继续斗争，坚持不懈地斗争！”

任全柱这样想着，疾步冲下堤来，走进一片发黄的麦苗地里。他蹲下身去，用手抚弄着那一棵棵由于缺水而发黄的麦苗，心里感到一阵绞痛。他用手扒开麦垄上的土壤，察看着墒情；他一口气用手刨了个挺深的坑，仍没有见到湿土。这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是的，去年一冬都没有下过一场象样的雨雪。加上十冬腊月，连连刮起干冷的西北风，把地面上积存的一些水分都吹干了。有经验的老农，都看出今年将是一个大旱年。土地多么需要水啊！即将到来的春耕春种多么需要水啊！尤其是目前这些娇嫩的麦苗，更是多么迫不及待地需要水啊！救苗如救火！如果不战胜这严重的干旱，那么整个大队今年怎么能完成国家的征购粮任务？拿什么来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今年这样，明年呢？在这靠山的平原上，干旱现象是经常的，不从根本上来解决它，就无法改变这种靠天吃饭的局面。难道要兄弟大队来养活我们？老让国家

来填补我们？不，绝不能这样！我们要走大寨大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道路，为国家多作贡献。一定要解决水的问题！毛主席他老人家很早就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他站起身来向麦地外面走去，看到一队的生产队长任长禄，挑着一副粪担随着大伙儿从麦地边走过。他立即喊住了他，关切地问道：

“老任，今年的旱象很严重呀，你准备怎样来对付它？”

“俺……”任长禄猛然地站住了。他没有料想到在地里会碰见任全柱。他放下了肩上的粪担，有些气愤地说：“俺眼下的处境和你差不多，俺还准备个什么？”

“不！”任全柱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咱们干革命为的是建设社会主义，为的是贫下中农大伙儿，大伙儿相信咱们，咱们这担子就不能放下！”

任长禄打了一个咳声说：“俺也这么想来，可是谁能顶得住？就拿你说吧，受了多大的打击……”

“老任，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任全柱跨前一步，认真地说服着任长禄，“身正不怕影儿歪。共产党是最讲真理的，只要咱们行得正，说得对，谁也扳不倒。为了革命，为了群众的利益，咱们就应该干！”

“对！全柱，俺一定听你的！……”

“不，咱们都要听毛主席的！”任全柱打断了任长禄的话头纠正说。

“对，对！全柱，你放心好了，只要俺还在队上一天，俺就带着大伙儿干一天。今年一开春，俺就组织人打井，老天爷是难不住咱们的！”任长禄激动地一把抓住了任全柱的手摇了摇。随后，他挑起粪筐，头也不回地向地里奔去。

任全柱满意地看着任长禄走远，这才扭过身来，大步流星地跨过大道沟，走到二队的麦地里。显然，这片麦地由于缺水，再加上侍弄得不好，比起一队的麦苗更加显得枯黄。任全柱更是担心。但当他远远地望见二队妇女队长、共产党员张兰珍正带着一帮妇女拉着小拉车在往地里送粪时，心里就觉得踏实多了。昨天，张兰珍就曾向他表示过，春节一过，她就组织妇女上山去挑水来浇这片麦地。他相信张兰珍说到就会做到的。当他看到邻近一块地里的麦苗长得肥壮，便情不自禁地顺着垄沟走了过去。原来这片麦地是附近向阳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由于那麦苗在出土后得到井水的灌溉，入冬前又浇了冻水，所以长势和二队的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样的土地，一样的种子，长出了两样的庄稼，任全柱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水的缘故。任全柱了解，在他这小南庄大队周围的几个生产大队，过去差不多都和他们大队一样，经常遭受到干旱的袭击，饱尝过靠天吃饭的苦头。可是由于那几个大队的贫下中农在大队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年年打井开渠，逐步做到了变旱地为水浇地，已经基本上扭转了过去那种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近几年来，这几个大队战胜了旱灾，连年高产稳产，以丰收的粮食大力支援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可是他们小南庄大队却没有能够走上这样一条康庄大道，逐渐地在几个兄弟生产大队中显得落后了，而且成了有名的“钉子大队”；水利问题没有解决，在个别生产队中那种弃农经商的资本主义倾向没有得到纠正……一句话，小南庄生产大队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还没有解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任全柱清楚地认识到，在小南庄生产大队里存在着一股强大的阻力，阻碍了小南庄的贫下中农勇往直前。

地奔向社会主义。任全柱过去曾和几个共产党员以及那些一心跟随毛主席和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不屈不挠地和这种阻力作过斗争，但是有时取得了胜利，有时却遭到了打击和挫折。任全柱那时还不十分理解这种现象。只是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广大农村中展开以后，他学习了党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那个文件，他才进一步提高了认识，明确了在战胜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之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整个农村的形势已经大大好转”。而且“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但文件也同时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任全柱的头脑更加清醒，眼睛更加明亮了，胜利的信心也更加坚定了。他意识到在小南庄大队的这一场斗争，也正如《十条》中所指出的那样，是属于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他觉得在小南庄这个大队，也正如文件所说的那样，整个形势是大好的，并且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他们那个地处山谷里的第三生产队，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一直坚决地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的。他们以战天斗地、移山倒海的磅礴气势，开山凿渠，战胜各种自然灾害，年年夺取了丰收，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缺粮少米，依靠国家救济的局面。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生产出来的粮食，支援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成了一面先进的社会主义的红旗。第一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也排除了歪风邪气的干扰和各种困难，向三

队学习，坚决走大寨的道路，年年都获得较好的收成。如果能够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积极地向阶级敌人，向资本主义展开斗争，那么，社会主义就一定会在小南庄取得更大的胜利！

任全柱想到这里，激动得浑身发热。可是当他一想到目前整个大队的阶级斗争形势，想到“四清”工作队进村以后的有些作法违反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愿望时，他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和气愤。“四清”工作队队长蔡义并没有象人们盼望的那样，按照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指示，依靠和领导广大社员群众，向阶级敌人、向资本主义展开进攻，以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推行什么“桃园经验”，搞什么“扎根串连”，把广大的贫下中农群众撂到一边，却信任了一些不应该依靠的人，叫一个平时不务正业的赵继宗掌握了大队贫协大权。而且提出了“有枣没枣打三竿，有鱼没鱼淘干了看”的口号，打击一些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和贫下中农群众，并且还把自己当作“四不清”干部的“重点”，盗窃集体粮食的“主谋”监视起来。结果，把个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种种做法，和前一个时期在县里别的生产大队搞试点时的做法完全不同，它使任全柱苦恼和困惑，心想：工作队推行的这个“桃园经验”，为什么和《十条》的精神相反呢？他们不依靠贫下中农群众；他们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他们不和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斗，而在打击自己的革命同志……他任全柱绝不相信“四清”工作队眼下所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政策和路线。

“斗争，向所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现象作斗争。”他记起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他离开部队时，他的连长石江把一本已经磨得很旧的毛主席著作送给他时，向他说的一句话。也正是这本毛主席著作，每当他碰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使他清醒了头脑，给了他斗争的力量。

任全柱决心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条》为武器和工作队推行的“桃园经验”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向工作队队长蔡义提过意见，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前几天，他又和队里的一些党员以及贫下中农一起研究，要把小南庄大队历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以及运动以来的情况，写成报告，向上级党组织反映，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他甚至决心把这些情况反映到党中央去！他相信自己和贫下中农一起所进行的这一场斗争绝不是孤立的，终久是会取得胜利的。

任全柱想到这里，心情开朗起来。他情不自禁地伸手向棉军衣的衣袋里摸了摸他花了几个夜晚写成的那份报告书。他满怀信心和力量，昂首挺胸，沿着大道沟旁的大道，迈开坚实的脚步，向龙头山谷走去。

当任全柱走过龙头山脚下的一块麦地时，立即被一片充满青春活力的葱绿色的麦苗吸引住了。

“啊，长得多好啊！”任全柱喜爱地蹲下身去，象抚摸着—一个心爱的孩子的头顶那样，抚摸着那长得齐刷刷的，肥壮得象韭菜那样葱绿的麦苗。他一眼瞥见在地边上插的那块写着“种子试验田”的木牌，眼前立刻浮现出一个背后飘着一对长长的大辫子，另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的两个年轻姑娘的面容来。那是使小南庄大队值得自豪的两个科学实验家。

“多么不容易啊！”任全柱欣喜地慨叹着。他深知这块麦

苗长得好，完全是两个姑娘不辞辛苦地从老远的山谷里挑水浇灌的结果。“水，水是多么重要啊！”

“全柱！”

突然一声亲切而苍劲的喊声，打断了任全柱的沉思。他扭过头去一看，只见在左边山坡上，奔下来一位步履矫健的老人。这老人披着老羊皮长袄，蓬松着一头浓密的花白头发，腮下一片花白胡须，下身穿着扎腿的棉裤，手提榆木拐棍，一根放羊的鞭子插在腰带上。老人的背虽然有些驼了，但是那高大厚实的身材，远远望去仍象是一座小塔。任全柱认出那是大队放羊的老人、老共产党员周老强。

“周大伯！”任全柱喊着飞步迎了上去。

“全柱！”老人来到山脚下又喊了一声，他放下那根拐棍，张开两只蒲扇似的大手，用力地抓住任全柱的两臂，急切地问：“你挺得住吗？你老实对俺说！大家都在替你担心啦！”

“挺得住，大伯！你看我这不是很好吗！”任全柱开朗地笑着回答。

老人那双明亮的大眼，在任全柱的脸上自上而下地打量着。他那张重枣一般的脸膛上，充满了慈爱和关切的神情。腮下花白的胡须，由于过分的激动而抖动。

“不，你瘦多了！”老人摇了摇头说，“大伯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全柱，你受屈了！”

“哈，大伯，干革命，就说不得这些啦！为了党的事业，咱们连生命都不顾惜，还怕受一点委屈吗？可是眼下，咱们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你看，地旱得这样，看样子，今年可是个大旱年呀！咱们不能不做抗旱的准备。可是，工作队运动搞不好，生产也不用想突上去……”

“咱村工作队走的是一条歪歪道。”提起工作队，周老强不禁激愤起来，“他们整的是好人，保的是坏人。毛主席是决不会让他们这么干下去的。全柱，你可要相信这一点呀！振荣、大田和兰珍，都让俺告诉你，你顶住，天塌下来还有俺们，还有小南庄贫下中农大伙儿哩！”

“是的，毛主席是决不会让他们这么干下去的！”任全柱点头重复着这句话，很久以来他心里就有着这个信念。不管遭受到什么样的迫害和打击，他没有动摇过这个信念。

“轰！”山谷里突然传出一声开山炮响，使任全柱陡地精神一振。他激动地一把抓住周老强的大手说：“大伯，你放心，就是天塌下来我也能顶得住。毛主席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们打击的不是我一个人，这是个原则问题。咱们要和贫下中农一起，坚决和他们斗到底。你听，大田他们开渠的炮声又响了，我要去和他们一起战斗。一定要把水渠打通，一定要把水引下山来，给全大队作出个样子，我们小南庄不战胜这干旱的天灾就翻不了身。大伯，这些年来的斗争，咱们可看清楚了，这生产斗争绝不是孤立的。当前，更重要的是，要搞好运动，揭开咱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斗垮那些挡道的坏家伙，不然，我们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走不成。”

“好！全柱，你的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周老强那干瘦有力的大手，颤抖地紧紧地攥住了任全柱的手。随着又关心地问道：“那个报告写好了吗？”

“写好了！”任全柱从衣袋里掏出那份折叠起来的报告书给周老强看了看。

“好！”周老强高兴地说。随又问：

“偷粮栽赃的事写了吗？”

“写了！”

“不让开渠打井，专搞邪门歪道的事写了吗？”

“写了！”

“他们整好人，保坏人的事呢？”

“写了！”

“还有，过去，杨书记支持咱们的事呢？”

“也写了。”

任全柱点了点头，接着说：“大伯，你们说的我都写上了。不过为了更全面一些，我看大伙儿再讨论一下，就麻烦你去告诉兰珍、学武，还有我娘，午间到大田家来。……”

“那振荣呢？”

“振荣大叔病了，以后再告诉他吧！”

“好！就这么办！”周老强兴奋地点了点头说。接着便转身甩着鞭子追赶羊群去了。

当任全柱在龙头山盘山渠工地上出现的时候，引起了人们的惊异。正和小青年黄猛子拿着钢钎在山坡上清理刚才炸开的岩石的三队队长高大田，又惊又喜地问：“噢！你怎么来了？”

“怎么，我就不能来？”任全柱平静地走近前去幽默地说。

“是他们放你来的？”

“腿长在我身上，他们管不着。”

“噢，造反了！”高大田兴奋地说。

“早该这样啦！要是俺，早给他闹翻了天！”小青年黄猛子气冲冲地说。他随手扯下扎在头上的白毛巾来擦着汗。在这

寒风嗖嗖的早晨，他背石头热得把棉衣的纽扣都解了开来，露出那罩着红色汗衫的宽阔胸脯，在霞光中闪闪发亮。

“全柱，真金不怕火炼！你是好样的，大伯俺支持你！”腰里别着小铁锤，蹲在一旁用石块垒砌渠坝的老铁匠杨老铁，站起来鼓励着任全柱。

“全柱，你就领着俺们干吧！俺们三队的贫下中农都支持你！”几个平素不大说话的贫农老头一齐说。

任全柱满怀感激而又欣慰地笑着说：“大伯，你们放心吧，这点风浪，算不得什么！”

“对，管他什么‘打枣’‘淘鱼’的，简直是糟践人，咱身上没有脏东西就不怕臊子水。咱照咱的干，到时候再跟他们算帐！”高大田说着摊开一双又大又厚的手掌，往掌心里吐了口唾水，搓了两搓，蹲下身去，用下巴指着身旁那块斗大的青石，对任全柱说：“来，伙计，搁一把！”

任全柱弯下身去，双手使劲抱起石头，感到很有分量，便说：“咱俩抬吧！”

“不要紧，来吧！”高大田双手帮着托起了大石头，毫不在乎地把肩头伸过去。

任全柱一使劲把石头搁到高大田的肩上，高大田缓缓地站起身来，飞步走上山坡，放到盘山渠的坝身上。

高大田是个五大三粗的人，说起话来象是放大炮。由于辛勤的劳动，他全身上下晒得红黑发亮，看上去就象是用红铜铸成的一样，似乎一敲就会发出当当的响声来。

随着，任全柱也扛起了一块大石头走过去帮着他垒起渠坝来。

“全柱，你看咱们这么干沾吗？”高大田两眼注视着任全

柱的脸，征求着这个自己一向信得过的党支部书记的意见。

“沾！质量很好，进度也很快！”任全柱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渠身，夸赞地说。随又问：“大田，你说凭我们目前的力量，今年能够打过狐仙崖去吗？”

“要是按照咱们过去的计划去干，准没有问题，现在就得看人力上去上不去了。狐仙崖要比这里难打十倍！”高大田用手摸着白毛巾扎着的脑袋瓜说。他俩不约而同地望了一眼耸立在不远处的狐仙崖。正是因为狐仙崖难打，他们根据实际的力量，缩小了今年的工程计划，准备让水渠从狐仙崖的旁边流下山谷。

“不过，就这样，除了北坡和山口的二十来亩地以外，俺们三队的地大部分变成了水浇地！连俺们去年在西山造的二十亩地，和今年造的十来亩地全部都能浇上。今年的产量至少要翻一番。”高大田兴奋地朝四处指点着说。

任全柱惊喜地朝着高大田指示的方向看去。就见在这山谷两旁的山坡上，那一层一层垒着整齐石堰的水平梯田，大小相间，里面长满了茁壮的葱绿色的麦苗，就象一块一块绿色的地毯一般。数十道盘山小渠，分上、中、下三层盘绕其间，清流汨汨，波光闪闪，这里与山下二队的景象相比，简直是两个天地。

任全柱顿觉心境开朗，他情不自禁地看了一眼站在自己身旁旁的粗壮坚强的高大田，心里赞叹道：“这真是个好样的！”

这个时候，任全柱才认真地看清了新修的这一条盘山渠的工程面貌来。几天不见，竟又是一番气象。你看，那几里路长的渠坝，象一条白色巨蟒蜿蜒地盘在山腰上，转过几个山崖，隐没在山谷远处。